

看外公

■屈 斌

“小孩盼过年,大人望插田。”小时候,我最盼过年,除了有新衣服穿,有糖果吃,有压岁钱收,还能把一挂一挂的鞭炮拆成一个一个的,存在盒子里,慢慢地放,能放到开学。到了正月初二,我还能随爸妈坐车到衡阳去给外公拜年。

正月初二,我很早就起了床,穿上崭新的衣服,等着妈妈喊我出发。

“铛铛铛,铛铛铛铛铛——”伴着一阵片头音乐,“猴王出世了!”小伙伴们顾不得过年的忌讳,都钻到村里唯一的黑白电视机前,排排坐,嬉笑哈哈地看,“水帘洞里,孙悟空带着孩儿们乐无边。”

“斌斌,要走了!”妈妈催。“还不快去给你外公拜年!”旁边的一个小伙伴附和着。

对,给外公拜年,又可以看到外公了!外公很胖,很福态,满脸堆笑,一脸的慈祥。外公家也有电视,演《西游记》。到了外公家,丹丹表妹陪我一起看,不用和你们这群小家伙挤着看。外婆装一个漂亮的团盒,里面有巧克力。爸妈提着大包小包,我跑在前面。爷爷和奶奶放了一封长长的鞭炮,送我仨“出行”。

两个小时的长途车颠簸后,我们终于到达。外公在楼梯间放了一封长长的鞭炮迎接。我穿过带着浓浓硫磺味的烟雾,扑到外公怀里,仿佛腾云驾雾来到天庭。外公抱着我,坐在火炉旁,从团盒里拿起一块圆圈的巧克力,放在我手心:“晕车吗?”

“有一点点。”我回答,用手指了指电视。

外公马上打开电视,孙悟空正在天庭求助弥勒佛。弥勒佛慈眉善目,笑对访者。我剥下一块巧克力放到嘴里,好甜啊!抬头望了一眼外公,他正笑眯眯地望着我,就像电视里的弥勒佛望着孙悟空一样!顿时,我的头不晕了。颠簸劳累,消散在九霄云外。

10岁,我随着妈妈进城读书,经常可以见到外公了。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外公立了一条“家规”,学习日不能看电视,周六晚上可以来他家看电视。周六晚上,是我一周中最期盼的时光。早早地吃过晚饭,来到外公家,坐在外公跟前看电视。

“这周的学习如何?”“老师布置的作业写得怎样?”外公时不时问上几句话。“作业都得100分了!”我随口如实

回答。

外公悄悄地从饼干盒里拿出果丹皮或巧克力塞给我。我立马拨开,放到嘴里,丝丝甜意沁入心田。

“当当当……”五屉柜上的座钟敲了十下。“回家睡觉啦,下周再来。”外公关上电视,叮嘱我。

春寒料峭,微风拂面,外公会带着我和丹丹漫步湘江河边。绿茵铺岸,树枝吐芽,江水悠悠,原汁原味的湘江风光带尽收眼底。走累了,我要求歇会儿;丹丹撒娇,让外公“驼背”。外公一答应,还会变戏法似的,从上衣口袋里变出纸盒装的荔枝汁,每人一瓶。我和表妹都感觉外公比自己的爸妈还好,幸福感“爆表”。

回家的路上,经过锅炉房。源源不断的蒸气,通过弯弯曲曲的红色管道输向厂区的食堂、澡堂、幼儿园。“吱吱——”一处阀门向外冒着白烟,就像火车头的蒸汽机在“喘气”。“应该是阀门老化了,值班的小王周日休假去咯。”外公判断。“你先带妹妹回去,我有事啦,中午让外婆送饭来。”外公笑着招呼我。

我牵着丹丹回家,回头看到外公大步流星地奔向锅炉房。外婆送完中餐回来就叹息,外公带着几个师傅修了两多个小时,棉衣都脱了,满身大汗。他已经连续两个月的周日没有休息了。

下午,我从外公家出来。澡堂的大窗户冒出热腾腾的蒸气,里面传出悦耳的歌声。饭贯进出食堂的工人,端出香喷喷的饭菜。岁月静好,原来是有人在默默付出。

上初中后,我很少去外公家。但一有空,我就去陪外公,陪着外公坐一坐,陪外公聊聊天。

外公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学校生活当然不如家里好,学生伢子要以学习为主。外公十几岁就跟着太外公卖棉纱,养家糊口。天刚麻麻亮,他肩挑百斤担,从文昌出发,花滩迎日出,高真寺喝口水,板桥伙铺吃中饭,杉桥凉亭歇下脚,远眺柘里渡,到达回雁门下,已是晚霞满天。年年岁岁,寒来暑往,酸甜苦辣,尽在石板路上过。购纱、织布、销售……刚满十八岁,外公成为城南年轻的“工匠”,二十出头,已是珠琳巷里坐堂的“掌柜”。

公私合营,外公率先报名。一群有理想的年轻人,从老城区相聚到湘江

河畔的白沙洲。取土烧砖建厂房,开炉打铁作梭子,篾路蓝缕,栉风沐雨。厂房立起来了,织布机响起来了,瀑布般的布匹挂起来了。棉纺厂与轧钢厂、冶金厂隔江相望,厂房林立。八大工厂,奠定了衡阳现代工业的基础。外公每次讲到这里,眉飞色舞,倍感自豪。

大学刚毕业,我思绪不定。外公与我“拉家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年轻外公作为工厂的优秀人选,抽调到市公安局当帮手。有一回碰上一个案子,总是结不了。当事人为“国军”营长,犹如人间蒸发。蛛丝马迹中,外公发现营长祖籍集兵滩。人勤脚忙,外公余佥徒步常走访,多次无果而归。苍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傍晚时分,他在瓜棚下遇见一位老人浇菜。搭讪得知,营长为其“发小”,衡阳保卫战中已成“仁”。外公写好证明材料,老人签字画押,星夜回城复命。

不久,一纸调令落到外公的手上。他怀揣调令,到了公安局人事科门口,又打道回府。他舍不得离开亲手建的厂房,听惯了轰鸣的机器声,还想继续编织五彩的梦想。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棉纺厂生产规模有10万锭,职工达到7000人。但是食堂管理还是“小米加步枪”,人们的味蕾挑剔了,不再满足吃饱就行。“三班倒”的职工反映饭菜品种单一,味道不可口。本着让职工“吃好饭,上好班”的初心,外公主动请缨到食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半年后,菜的品种花样繁多,上夜班的职工也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外面的人都羡慕,说,在棉纺厂上班,餐餐都吃“十甲碗”。一家央媒以《锅碗瓢盆协奏曲》为题,报道了棉纺厂食堂的事迹。外公也多次被评为省市劳模,这些荣誉,他收集在一个小铁盒里,很少示人。

外公退休了,闲居数月,又返聘食堂。外公最后的日子,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智力如同一个三岁的小孩。他常常喃喃自语,说的最多的几个词语就是“食堂”“棉纺厂”。送外公“上山”的时候,山边满天彩霞,犹如华丽的云锦。

每当我工作生活中不顺心,想到外公,想到外公满脸的笑容,想到外公对生活的坚持,心烦之事烟消云散。

一段时间,寒冷加疫情,家人成为“宅人”,大崽天天上网课。有次,他自言自语:要放寒假啦,快过年啦,过年去外公家,不用上网课,还有压岁钱。

兔年正月初二,我也起得很早,很早……

我携书漫步小河边,让流动的水升华着我的凡常的生活,它们与书联手告诉我,归去不复来今,我已经忽略掉的一些什么,逝者如斯又当学会珍惜什么。我坐在河边,打开一本本书,顺便就那么打开了自己,领悟、深思,流水哗哗,天地寂寂,一个无比广阔而宁静的空间徐徐展开。我躺在草地上或卧在树枝上,捧着书本,翻翻书页,望望天穹,就觉得心灵离天空更近了一些,看云时很近,离俗世很远。因为阅读,花开、月圆、风起、虫鸣、鸟叫都有着让人激动的情怀和万千的感慨。这些与读书相关的画面,日后一幕一幕地不断在脑海里展现。这些真实、微小却又让人欲语泪先流的细枝末节,实在是上天赐予我最好的礼物。

流年岁月催人老。冬已深了,夜也已深了,推开房门,小区楼下的几棵桂花树依然在夜幕下静默着,而桂花却已然零落成泥,不复芬芳。

其实,花香逝去有什么要紧,夜露惊寒有什么要紧,年华老去又有什么要紧,只要文字还在,只要融化着我们的热血和灵魂的文字还在,那么,一切都在!

母亲的脚步好小心

■陈丽君

“您倒是快点儿呀!怎么又开始歇了呢?”我回头望着已经被我甩开了一大截的母亲。凛冽的寒风吹在母亲清癯的脸上,掀起她花白的头发,也现出了她那日渐加深的苍老。“我还有事呢。要不,还是打个车送您回去得了。”我话里话外满满都是明显的不耐烦。“你先回去吧,这么大的风,刮得脸生疼!”母亲从衣兜里掏出手帕纸来在脸上胡乱擦了一把。“我怎么先走?!您稍微快点儿不就好了嘛,就这么点路,走走停停耗了小半个钟了……”话音未落,我却发现母亲的脸上已经流露出一丝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神色,那是一个年迈的老人面对正值壮年儿女所独有的不安与挫败之色。

我的心不由得颤抖了一下。原来,母亲在我长大的同时,也老了,现在的她哪怕用尽全力也已经追赶不上我了。

我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母亲,思绪却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了那遥远的日子。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总是脚下生风,她背着我奔走于田野间、花丛中,伴随着欢声笑语,我把头偎在母亲结实而又温暖的后背上,闻着母亲的发香,甜甜地美美地睡着了。那时,母亲的呼吸是那么均匀平缓。

等我上了初中,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再加上学业紧张,所以并没有过多地将注意力放到母亲的身上。直到有一年的寒假,我正躺在被窝里看书,母亲从我的面前走过,我突然惊讶地发现,她的脚步不再像以前那般轻盈了,行走时的声音也不再是从前那么清脆的“嗒嗒”声。我呆了半晌,吃饭时便开始用心打量起母亲来,不过几年时光,母亲的变化竟然是那么的明显——她的黑发间已经开始夹杂着数根银丝!

再后来,我远赴他乡谋生,与母亲聚少离多,唯有过年时才能在家待上个一个多月礼拜。许是因为分别的时间实在是过于漫长,所以母亲便会忍不住想要把这一年所有的母爱都在短短数日内全部交给我,因此什么事都顺着我。若我说饿了,她便会赶紧下厨房煮上一大碗香喷喷热腾腾的面条。每次去逛超市,她一定会买许多我儿时爱吃的糖果糕点之类。似乎在她的心里,我还没有长大,还是那个缠在她身后嚷着要吃糖果的小孩子。晚餐后,母亲便拉着我讲一些这一年来她所遇到的稀奇古怪的事,但更多的还是回忆从前。这情形一直持续到我离开的前一夜。那天晚上,我都会听到一阵错乱的脚步声在我的房门前徘徊,徘徊一阵又停下来,一会又徘徊,一会又停下,终于那声音还是渐渐离去了,越来越远,越来越细,直到再也听不见。好几次我翻身爬了起来,想出声留住母亲,可最终还是又默默地躺了下来。母亲早已睡去,而那响亮的脚步声似乎还在无边无际的时空中回荡着,回荡着……

这个冬日,回家的路上已是华灯初上,夜色如潮淹没了这座城。此时的我们还在继续行走着,母亲仍旧走一会停一会。我呢,则紧紧跟在她的身侧,心态却早已不再似刚才那般浮躁了。

母亲也明显察觉到了我的心理变化,所以她一路上都在笑着。我看着她那花白的发丝在路灯的照射下发出刺眼的光芒,忍不住又快步朝前走了几步。

母亲有些愕然地站在原地,显得不知所措。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她大踏步前进的孩子,此时泪水早从眼眶中跌落,混着凛冽的寒风,凝成歉疚的冰露,洒落在来来往往的人流当中。

通知

我公司承建的金桥路项目现已完成清算工作,为清理项目建设期间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凡与此项目建设有关的债权人于2023年2月5日前,向本公司申报相关未结算的债权,并提供相关依据,过期则视为自动放弃权利。特此通知!

联系人:余女士
联系电话:0734-8458205
湖南禹班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1月31日

在冬日,打开自己

■李玉辉

近来天气晴好,暖阳洒在身上,有说不尽的惬意和舒坦。疫情防控优化调整,经过短暂的一段蛰居和担忧后,人们终于舒展了目光,慢慢放松了自己。

其实我从小最喜欢的就是冬天,秋收冬藏,冬季带给我的是绝对的宁静和收获后的富足。当然,我所说的富足,是精神上的,是阅读和写作上的。走过了春的缤纷,夏的火热和秋的落寞,冬天似乎就只剩下一片慵懒和略显颓废的闲适。而这于我,确实是天赐良机。多少次,在冬日的暖阳下,席地而坐,阳光温柔地铺洒在我身上,我的目光则无比专注而欢快地铺满着那些文字。晚上拥衾而卧,依然是与书相伴。灯下,那些清澈诗意的文字一次次点缀着我单调枯寂的生活,唤醒我对生活的热情。就像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说的一样:“过去一切

时代的精华尽在书中,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是的,这时候,我明显渐渐感觉到了自己的日益充盈的内心,这时候,窗外的黑沉沉的夜空和飘渺的风声也有了无比动人的色彩。

我还想起属于冬天标签的雪。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天空纷纷扬扬地接连下了好几场雪,因为是寒假,整个学校空荡荡的,显出了庙宇一样的寥落。而我却从来不觉寂寞,在那间单身教工宿舍里,一人,一屋,一火炉;读书,听雪落,围炉,闻墨香,偶尔灵感瞬至,也会写下一粒粒干净饱满意气风发的文字。而这时,火炉上还有正在咕咕响着的粥,香气恬淡,温馨盈怀,让整个屋子里满是雅致和情趣。至今回想起来,那都是我生命中最为充实而惬意的一段时光。